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最振聋发聩的呼声



环保的暴力

(捷克) 瓦茨拉夫·克劳斯 (Václav Klaus) 著

宋凤云 (Song Fengyun Vojtová et al) 译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环保的暴力

(捷克) 瓦茨拉夫·克劳斯 (Václav Klaus) 著

宋凤云 (Song Fengyun Vojtová et al) 译

B l u e P l a n e t i n G r e e n S h a c k l e s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保的暴力 / (捷克)克劳斯著;宋风云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7

书名原文: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ISBN 978-7-5100-4995-8

I. ①环… II. ①克… ②宋… III. ①环境经济学—研究 IV. ①X1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1424 号

环保的暴力

著 者: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 译 者: 宋风云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周 格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太福庄东口 邮编 102612)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1256142)

开 本: 690×960 毫米 1/16

印 张: 9.5 插页 4

字 数: 107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读者服务: read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服务: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 www.hinabook.com (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49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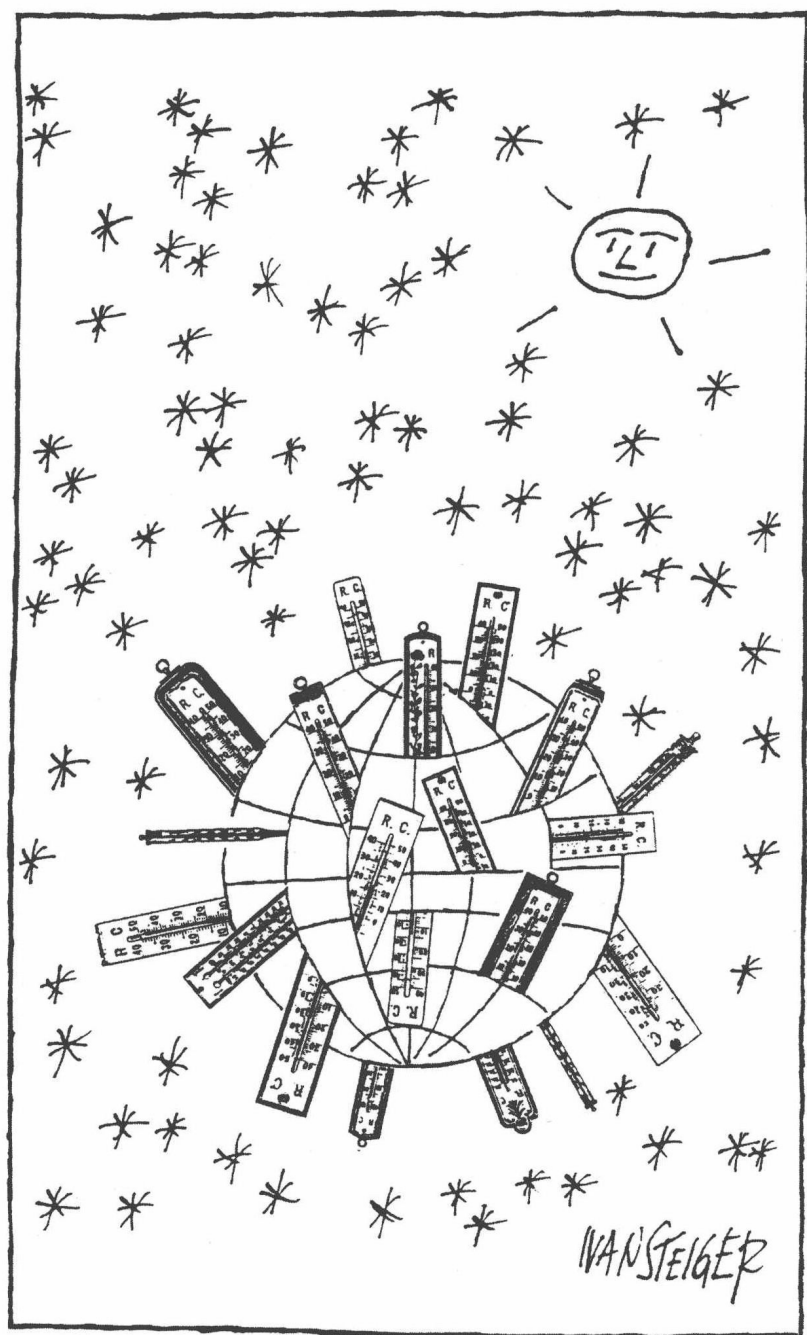
定 价: 22.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那么，现在你相信变暖了么？”



序言 对“全球增温”的思考和选择

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的《环保的暴力》作序，我颇费思考。读完全书后，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很可能不合时宜。但有些事关乎大计，不得不说。

当下，“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经济”、“碳交易”成了流行语，有的人一开口挺时尚的：“你低碳了吗？”——“低碳”毕竟上升到了发展的方向或路径层面。这些以“限制碳排放”为目标的严厉措施或行为约束，似乎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即阻止“全球气候增温”，抑制随之而来的海平面上升等等生态灾难。但细想，却又不知决定的“巨手”在哪里，有没有更清醒清晰的方向。

应当坦率地承认，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目光敏锐，观点犀利。本书的观点真是振聋发聩——虽然有时政治的眼光同样会导致立论的偏激，但他真实地指出了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确实，世界上不乏有创见的一流科学家，但人们很难听到他们发表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看法——事实很可能如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所指出的，他们受到了“傲慢的警告”，几乎都无法

发表不同的意见。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认为,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而且仅认为是碳排放造成——只是一种假说,是被无限扩大的“链式推理”。

现在以这种假说为前提的环保行动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几乎主导了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与其说是气候学不如说是经济学”。确实,这种“学术成果”使一些科学家名利双收。如同人权问题一样,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占据了道义和科学的“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了特别的话语权,而企业家们则大有利可图——比如,设置新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推销装备和技术。在“全球增温”解释权被少数人垄断之后,一位荷兰物理学家对此曾表示,起初感到不安,现在则感到“生气”。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补充说:“生气的对象还有一些政治家们。”

因为从事环境和政治新闻报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直关注“全球变化”问题。“气候增温”只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非洲大旱持续到1984年;1960年开始,南太平洋多次发生厄尔尼诺事件,众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气候异常和严重的旱涝灾害,与这些灾害相联系的还有大气环流异常和海洋异常。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全球变化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旨在对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研究。世界气候计划(WCP)、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试验(TOGA)等,也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是多学科、开放式的,经各国众多领域科学家的努力,仍远未获得一致的结论。

可以说,地球学科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同

时,在全球变化这个巨系统面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局限。

地球系统的生态圈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组成的。地球的各个圈层,是相互作用的整体,同时它又是开放的,和外界存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根本上来说,地球大气和海洋运动以及生命活动,其能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即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从物理成因来看,引起一年四季温度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各地在春夏秋冬的日照量不同,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时,黄道面和赤道面有着一个约 $23^{\circ}27'$ 的夹角所致——直射的阳光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之间不断移动。

在中高纬度的大陆,一年中冬季和夏季的月平均气温可差 $20-60^{\circ}\text{C}$ 之多——这种温差的变幅,远超出现在谈论的零点几度的增温。因此,人类对于太阳活动或与此有关的种种变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对于“太阳的作用,是人类完全鞭长莫及的”。

现在,有人告诉你,在薄薄有大气圈中——确切地说,在对流层中,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增温。其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于太阳的短波辐射是透明的,而对于地表向外放射的长波辐射(主要在 $13-17$ 微米的波谱区),则具有强烈的吸收作用。

确实,自工业化以来,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以及森林的破坏、减少,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为增加,据说二十多年后,可能比工业化前增加一倍。——但毕竟,二氧化碳只是一种微量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为 0.039% ,或者说万分之三左右,而且还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根据全球大气环流模式模拟试验,引起大气增温的参数相差相当悬殊,大气增温在 $1.5-4.5^{\circ}\text{C}$ 之间,海平面上升 $0.2-1.4$ 米。但考虑了海气相互作用之后,其增温幅度可能要比这个值低一些。《全球变化》,任振球

著,科学出版社)——如果模拟试验的数据有3倍之差,而且实际增温幅度可能更低一些,则很难说获得了一致的肯定的结论,这只能表明科学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

“低碳生活”、“低碳城市”,好像当今世界的环保只纠缠在大气中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上,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反而不那么看重了。——这的确是环境保护主题的“嬗变”。

应当承认,二氧化碳并不仅仅影响阳光的照射,还可提高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提高玉米的产量,历史上的暖湿时期,大多雨量也比较充沛。二氧化碳对地球长波辐射的影响,导致了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其实已经有诸多难解的纠结。它与人类活动的关联度究竟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所致?多少是可以限排减排的?其投入与成本是否经济?

真正的科学决非随心所欲的言词发挥。比如20世纪已经有研究表明,种植水稻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产生。西方曾有不少人提出限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水稻的种植面积,并以此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粮食缺乏和饥荒阴影挥之不去,穷人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的国度里,限制水稻种植会大大推高国际粮价,他们买得起进口的小麦和面粉吗?

对于全球变化,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学科最朴素、最本质的问题。而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付出多少经济代价,在多长的时间尺度上,才能“管控”住大气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发生变化——在这期间,会不会因荒漠化的扩展、火山爆发和天文因素等,使这一切努力完全付诸东流,成为一个打水的竹篮?

在地质年代和冰河时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也是变化的。有研究表明,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在三大冰期内都是比较低的,在第四纪大冰期内,末次冰期的盛期,二氧化碳仅为现代的

一半,而在间冰期内,二氧化碳含量却比较高。——但这些显然与人类无关。

一些人以为,气候变化似乎都是以亿年、万年为尺度,其实并不尽然。有史以来,地球上就多次出现过暖湿和干冷期。距今3400年前附近,我国处于殷商温暖时代。东周至秦汉时代,也处于一个温暖时期。在公元4—6世纪气候变冷后,唐代也有个转折,温度比现在高,这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才变冷。一般地说,温暖时期植物繁茂,光合作用消耗的二氧化碳也多。

17世纪的小冰期,平均温度也比现在低 2°C 左右。进入20世纪以来,北半球温度也有几次大的波动。其中20世纪初和60年代以后,为两个低温时期,气温平均有 0.4°C 左右的下降,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连续出现暖冬和创纪录的高温。有天文学家认为,在千年和百年两种时间尺度下,冷暖变迁是由于九大行星地心会聚的参数变化引起的,19世纪北半球气温变化与地球自转速度变化有关。——总之,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变化对大气温度的影响,要比人类大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海平面的升高,世界各地各不相同,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差异也很大——有的还呈下降态势。否则,一些岛国早就遭到没顶之灾了。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其决定因素的指向,很可能不是单一的“碳排放”,而是多元的综合。

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视野开阔,旁征博引,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曾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重要国际讲坛上发表演讲,回答美国国会众议院与商业委员的提问。他认为,与影响气候的大自然的力量强度相比,任何政策应当客观地评估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潜力。试图控制愈加频繁的太阳活动或大洋环流运动的做法,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采纳各种成本高昂、以消耗稀缺

资源为代价的方法,以阻止不可能被阻止的气候变化,实际上忽视了每一项政策措施都必须以经济成本分析为依据。各国的发展、收入和财富水平各不相同,却要做出全球的、整体的和一致的解决方案,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高昂,也不公平。

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环保的暴力》这本书,它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左右,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节能减排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但减排的绝不仅仅是二氧化碳,而应该是污染物。——在实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层层下达指标,以致不少地区都出现盲目的“拉闸限电”,甚至限制城市民用用电等现象,这给群众生活和经济运行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黑暗中摸索”,回到发展的原点,不是我们的初衷。正像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抵御气候变化的风险,最有效的是加快自身的发展。

是的,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格陵兰的夏天冰川在不断解体,跌落的冰山随洋流漂移;可同时,在暗夜南极的冰盖上弥漫着暴风雪——这是电视镜头不可能拍摄到的。地球和太阳都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着,一年四季也在继续轮回,几乎每年不同地区都有极端的天气出现,有创纪录的高温或低温。仰望星空,我们应该多一些问号,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求索。

是为序。

朱幼棣

2012年7月

(朱幼棣,学者、作家。曾为新华社著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现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著有《后望书》《大国医改》等,新作《怅望山河》将于2012年9月出版)

致中国读者

我的《环保的暴力》一书的捷文原版已在五年前，于 2007 年发行。

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证据、新的信息及观点，还产生了一批新的全球变暖批评家及维护者。在全球互联互通的当今世界，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足以能够让我们回首往故，以时间距离来评估本书所阐述的宗旨。过去的几年中，我本人对全球变暖问题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曾经出版时长达十页的参考文献目录，现在我可以几倍地加长。但是，假如让我尝试将全书彻底改写，那么，我不会作任何根本性的修改。

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有些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而其他方面则几乎毫无进展。越来越多的来自非专业的还有科学界的批评者在面对这一论调时毫无畏惧，挺身而出。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版新的文章、研究专论及书籍。他们论证说，地球上的气候自古以来实际上一直处于自然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将温度的缓慢上升归罪于人、归罪于人类生活活动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全球变暖论调在当今政坛仍火力不减，所以仍然有很多政客、公众人物、社会党人及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对此津津乐道，将全球变暖要么变成其盈利的生意，要么变成他们反抗自由、对抗市场及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有效工具。这一论调，经常

被其维护者们引证为“至上之善”和“拯救世界”，它不仅仅是错误的、无用的无聊之论，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有害的，因为它威胁到了个人自由，其采用的形式则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补助和调控，这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的自然发展运行。

近年来，尤其是来自科学界的批评意见日益增长，全球变暖论调维护者们周围还有丑闻发生，与此同时，以往的“气温歇斯底里症”却在减退。当今的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他们开始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作批评性的思考，而不再如从前那样相信那些激进的言论了。全球变暖论者们则由此改变了策略，将他们的警告声调放低。然而，由他们引发并掀起的一系列措施，正上演愈烈。

由此我认为，我在 2007 年出版的书中所倡导的观点，仍具有活力与现实性。过去的几年中，*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一书被翻译成 18 种语言出版发行，除去我用母语书写的捷克文版，还有德语、荷兰语、英语、俄语、波兰语、西班牙语、保加利亚语、意大利语、法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丹麦语、阿拉伯语、日语、葡萄牙语、黑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版本。中文版将成为其第 19 种语言版本。

我要感谢所有为本书中文版发行而工作的各位人士。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人类文明、科学与文化的摇篮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之一，她富有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勤劳的人民。这本书能够被这个国度的读者所阅读，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这本书里，我着重区分两件事情，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保护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围绕着全球变暖话题所漫布的荒谬的恐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们应该保护生活环境，但绝不应该试图对气候指手画脚，就所谓

的气候变化之战采取一系列措施,牵涉全世界所有国家,限制这些国家的兴旺繁荣与经济增长。

Václav Klaus
瓦茨拉夫·克劳斯
2012年7月

前 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别温暖的冬天足以让环保人士和他们的追随者产生影响深远的结论,并衍生出要采取激进措施的建议,认为我们应针对气候的问题做点什么,就在此时此刻。这种小题大作完全不考虑长期趋势,比如整个20世纪平均气温仅仅上升了0.6摄氏度。

一个事件紧接着另一事件。全球电影院上映了阿尔·戈尔(Al Gore)获奥斯卡奖的、看似是纪录片的影片。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预订的《斯特恩报告》^①(*Stern Review*, 2006)炫耀式发布。还有——与其称为专业性毋宁说是政治性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07)第四次报告总结,早在出版前几个月就已经出现在报刊头条。由此可见,政治家们的正确水准,已经一锤定音,强加给我们的却只有一种唯一认可的真理。所有其它的观点都被标为不可接受。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不久前曾经讲到,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露面一样,全球气温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发表言论。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压力在人类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

^① 斯特恩报告,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为英国政府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对经济学具有影响的一个报告。该报告长达700页,于2006年10月30日公布。

出现。阿尔·戈尔获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冰山一角。

我同意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所说的观点：“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将现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将真理与舆论区分开来。这在我们的信息时代(在我看来更应说是伪信息时代)特别地紧迫，特别地重要。”(迈克尔·克莱顿，2003)这本小书也希望对此课题发表看法。

全球变暖论在近期已经成为真理对舆论这一问题的一种象征和范例。由政治家们公认的真理已经被建立起来，反驳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不少人士，其中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课题、其原因及后果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受到全球变暖假说以及其衍生假说的拥护者傲慢的警告。这些假说将全球变暖问题与一些特殊的人类活动关联起来。他们担心这些计划或已经实施的措施将会危及他们所有人——而且很快将会如此。我本人，也和他们持一样的担忧和焦虑。

这些假说的辩护者及鼓动者大多数是因研究这一现象而在经济与科学认可方面名利双收的科学家们，和与其合作的政客们(还有政客们的学术与媒体追随者们)。这对他们从政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话题上，有助于建设他们的政治事业。

对此，我与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特内格斯(Hendrik Tennekes)具有同样的感想。他曾于1990年就对这些论调发表了激烈的抗议，如今，他意识到有必要再次进行呼吁。他解释道在1990年和2007年之间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只是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却是生气。”他补充道，生气是对他的科学同仁们。我要补充的是，生气的对象还有一些政治家们。

亨德里克·特内格斯引用S·H·施耐德(S. H. Schneider)于1976年引自哈维·布鲁克(Harvey Brook，那时是哈佛大学工程

学院的院长)讲的话:“科学家们不能再对公开发表的科学观点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抱天真的态度。如果他们的科学观点具有政治性繁殖力,那么他们有义务声明他们的科学观点可能在政治及价值观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应该在其本身推测对他人所作出的科学论断究竟有多大影响方面,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同仁、他们的读者,保持诚实和正直。”这一点是接下来我的探讨中关键的主题。

我与麻省理工学院 R·S·林德森(R. S. Lindsen)教授所见略同。他在不久前写道:“后来人将会对此感到惊奇,并觉得有些好玩,21 世纪初一个发达世界竟然会因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升高零点几度而惊慌失措,将非常不确定的电脑模型预测与难以置信的链式推理结合夸大,并且以此为根据,主张重返工业革命前的年代。”(引自 Horner, 2007)

这些事情也是这本薄册里所要讲的。这本书产生于 2007 年的头 3 个月,是我全职就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期间产生的副产品。所以与其说是进行原始研究,毋宁说是摘录引言罢了。本书只是自然科学领域非专业人士知识,别无其他奢望。但我也不视此为不足。全球变暖的话题,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与其说是气候学不如说是经济学,与其说是谈论温度平均上升零点几摄氏度,不如说是讲人及人的自由的问题。

在 2007 年 3 月中旬,我即将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接到邀请,为美国众议院所谓的“听证会”(“hearings”)与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以回答五个提问的形式进行对立答辩。我回答的捷克文版本作为本书的附录一。2007 年 9 月,我在纽约的联合国全球气候会议上作了演讲。演讲内容作为本书的附录四。

我非常感谢多位同仁和朋友们对我的观点所作的提炼。近